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四　　守

尊者世親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分別業品第四之二

傍論已了復應辯前表無表相頌曰

無表三律儀　不律儀非二

論曰此中無表略說有三一者律儀二不律儀三者非二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能遮能滅惡戒相續故名律儀如是律儀差別有幾頌曰

律儀別解脫　靜慮及道生

論曰律儀差別略有三種一別解脫律儀謂欲纏戒二靜慮生律儀謂色纏戒三道生律儀謂無漏戒初律儀相差別云何頌曰

初律儀八種　實體唯有四　形轉名異故

各別不相違

論曰別解脫律儀相差別有八一苾芻律儀二苾芻尼律儀三正學律儀四勤策律儀五勤策女律儀六近事律儀七近事女律儀八近住律儀如是八種律儀相差別總名第一別解

脫律儀雖有八名實體唯四一苾芻
律儀二勤策律儀三近事律儀四近
住律儀唯此四種別解律儀皆有體
實相各別故所以者何離苾芻律儀
無別苾芻尼律儀離勤策律儀無別
正學勤策女律儀離近事律儀無別
近事女律儀云何知然由形改轉體
雖無捨得而名有異故形謂形相即
男女根由此二根男女形別但由形
轉令諸律儀名為苾芻苾芻尼等謂
轉根位令本苾芻律儀名苾芻尼律
儀或苾芻尼律儀名苾芻律儀令本
勤策律儀名勤策女律儀或勤策女
律儀及正學律儀名勤策律儀令本
近事律儀名近事女律儀或近事女
律儀名近事律儀非轉根位有捨先
得得先未得律儀因緣故四律儀非
異三體若從近事律儀受勤策律儀
復從勤策律儀受苾芻律儀此三律
儀為由增足遠離方便立別別名如
隻雙金錢及五上二十為體各別具
足頓生三種律儀體不相雜其相各
別具足頓生三律儀中具三離殺乃

至具足三離飲酒餘數多少隨其所
應既尒相望同類何別由因緣別相
望有異其事云何如如求受多種學
處如是如是能離多種憍逸處時即
離衆多殺等緣起以諸遠離依因緣
發故因緣別遠離有異若無此事捨
苾芻律儀尒時則應三律儀皆捨前
二攝在後一中故既不許然故三各
別然此三種互不相違於一身中俱
時而轉非由受後捨前律儀勿捨苾
芻戒便非近事等近事近住勤策苾
芻四種律儀云何安立頌曰

受離五八十　一切所應離　立近事近住
勤策及苾芻

論曰應知此中如數次第依四遠離
立四律儀謂受離五所應遠離安立
第一近事律儀何等名為五所應離
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欲邪行四虛
誑語五飲諸酒若受離八所應遠離
安立第二近住律儀何等名為八所
應離一者殺生二不與取三非梵行
四虛誑語五飲諸酒六塗飾香鬘舞
歌觀聽七眠坐高廣嚴麗牀座八食

非時食若受離十所應遠離安立第二勤策律儀何等名為十所應離謂於前八塗飾香鬘舞歌觀聽開為二種復加受畜金銀等寶以為第十若受離一切應離身語業安立第四苾芻律儀別解律儀名差別者頌曰

但得名尸羅　妙行業律儀　唯初表無表　名別解業道

論曰能平險業故名尸羅訓釋詞者謂清涼故如伽他言受持戒樂身無熱惱故名尸羅智者稱揚故名妙行所作自體故名為業豈不無表亦名不作如何今說所作自體有說恥者受無表力不造衆惡故名不作表思所造得所作名有餘釋言是作因故是作果故名作無失能防身語故名律儀如是應知別解脫戒通初後位無差別名唯初刹那表及無表得別解脫及業道名謂受戒時初表無表別別棄捨種種惡故依初別捨義立別解脫名即於尒時所作究竟依業道義立業道名故初刹那名別解脫亦得名曰別解律儀亦得名為根本

華道從第二念乃至未捨不名別解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第十　第九張　守
脫名別解律儀不名業道名為後起
誰成就何律儀頌曰
八成別解脫　得靜慮聖者　成靜慮道生
後二隨心轉
論曰八衆皆成就別解脫律儀謂從
受戒乃至未往外道無有所受戒耶
雖有不名別解脫戒由彼所受無有
功能永脫諸惡依者有故靜慮生者
謂此律儀從靜慮生或依靜慮若得
靜慮者定成此律儀諸靜慮邊亦名
靜慮如近村邑得村邑名故有說言
於此村邑有稻田等此亦應然道生
律儀聖者成就此復有二謂學無學
於前分別俱有因中說二律儀是隨
心轉於此二內其二者何謂靜慮生
及道生二非別解脫所以者何異心
無心亦恒轉故靜慮無漏二種律儀
亦名斷律儀依何位建立頌曰
未至九無間　俱生二名斷
論曰未至定中九無間道俱生靜慮
無漏律儀以能永斷欲纏惡戒及能
起戒名斷律儀由此或有靜慮律儀

[illegible] 守 帝

非斷律儀應作四句第一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所餘有漏靜慮律儀第二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第三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有漏律儀第四句者除未至定九無間道無漏律儀所餘一切無漏律儀如是或有無漏律儀非斷律儀應作四句准前四句如應當知

若尒世尊所說略戒

身律儀善哉　善哉語律儀　意律儀善哉
善哉遍律儀

又契經說應善守護應善安住眼根律儀此意根律儀以何為自性此二自性非無表色若尒是何頌曰

正知正念合　名意根律儀

論曰為顯如是二種律儀俱以正知正念為體故列名已復說合言謂意律儀慧念為體即合二種為根律儀故離合言顯勿如次今應思擇表及無表誰成就何齊何時分且辯成無表律儀不律儀頌曰

住別解無表　未捨恒成現　剎那後成過
不律儀亦然　得靜慮律儀　恒成就過未

聖初除過去住定道成中
論曰住別解脫補特伽羅未捨以來
恒成現世此別解脫律儀無表初剎
那後亦成過去前未捨言遍流至後
無散無表有成未來不隨心色勢微
劣故如說安住別解律儀住不律儀
應知亦介謂至未捨惡戒以來恒成
現世惡戒無表初剎那後亦成過去
諸有獲得靜慮律儀乃至未捨恒成
過未餘生所失過去定律儀今初剎
那必還得彼故一切聖者無漏律儀
過去未來亦恒成就有差別者謂初
剎那必成未來非成過去此類聖道
先未起故若有現住靜慮彼道如次
成現在靜慮道律儀非出觀時有成
現在已辯安住善惡律儀住中云何
頌曰
住中有無表　初成中後二
論曰言住中者謂非律儀非不律儀
彼所起業未必一切皆有無表若有
無表即是善戒或是惡戒種類所攝
彼初剎那但成現在然現在世處過
未中故以成中說成現在初剎那後

毘達[illegible]俱舍[illegible]十五 [illegible]

未捨以来恒成過現二世無表亦有
安住律不律儀亦有成要善無表未
設有成就為経幾時頌曰
住律不律儀　起染淨無表　初成中経
至染淨勢終
論曰若住律儀由勝煩惱作殺縛等
諸不善業由此便發不善無表住不
律儀由淳淨信作礼佛等諸勝善業
由此亦發諸善無表乃至此二心未
斷来所發無表恒時相續然其初念
唯成現在自茲以後通成過現已辯
無表成表云何頌曰
表正作成中　後成過非未　有覆及無覆
唯成就現在
論曰諸有安住律不律儀及住中者
乃至正作諸表業来恒成現表初剎
那後至未捨来恒成過去必無成就
未来表者如無表釋有覆無覆二無
記表定無有能成就過未法力既劣
得力亦微是故無能逆追成者此法
力劣謂之所為是心所為若尒有覆
無記心等勿成過未此責非理表昧
鈍故依他起故心等不然無記未業

從劣心起其力倍劣彼能起心故表
與心成有差別如前所說住不律儀
此不律儀名差別者頌曰
惡行惡戒業 業道不律儀
論曰此惡行等五種異名是不律儀
名之差別是諸智者所訶猒故果非
愛故立惡行名障淨尸羅故名惡戒
身語所造故名為業根本所攝故名
業道不禁身語名不律儀然業道名
唯目初念通初後位立餘四名或成
表業非無表等應作四句其事云何
頌曰
成表非無表 住中劣思作 捨未生表聖
成無表非表
論曰唯成就表非無表者謂住非律
儀非不律儀以微劣思造善造惡唯
發表業尚無無表況無記思所發表
業除有依福及成業道唯成無表非
表業者謂易生聖補特伽羅表業未
生或生已捨俱成非句如應當知說
住律儀不律儀等成就表業無表業
已此諸律儀由何而得頌曰
定生得定地 彼聖得道生 別解脫律儀

得由他教等
論曰靜慮律儀由得有漏根本近分
靜慮地心爾時便得與心俱故無漏
律儀由得無漏根本近分靜慮地心
爾時便得亦心俱故彼聲為顯前靜
慮心復說聖言簡取無漏六靜慮地
有無漏心謂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
非三近分如後當辯別解脫律儀由
他教等得能教他者說名為他從如
是他教力發戒故說此戒由他教得
此復二種謂從僧伽補特伽羅有差
別故從僧伽得者謂苾芻苾芻尼及
正學戒從補特伽羅得者謂餘五種
戒諸毗奈耶毗婆沙師說有十種得
具戒法為攝彼故復說等言何者為
十一由自然謂佛獨覺二由得入正
性離生謂五苾芻三由佛命善來苾
芻謂耶舍等四由信受佛為大師謂
大迦葉五由善巧酬答所問謂蘇陁
夷六由敬受八尊重法謂大生主七
由遣使謂法授尼八由持律為第五
人謂於邊國九由十衆謂於中國十
由三說歸佛法僧謂六十賢部共集

受具戒如是所得別解律儀非必定
依未來業而發又此所說別解律儀應
齊幾時要期而受須曰
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論曰七衆所持別解脫戒唯應盡壽
要期而受近住所持別解脫戒唯一
晝夜要期而受此時定尒所以者何
戒時邊際但有二種一壽命邊際二
晝夜邊際重說晝夜為半月等時名
是何法謂諸行增語於四洲中光位
闇位如其次第立晝夜名二邊際中
盡壽可尒於命終後雖有要期而不
能生別解脫戒依身別故別依身中
無加行故無憶念故一晝夜後或五
戒十晝夜等中受近住戒何法為障
令彼衆多近住律儀非亦得起必應
有法能為障导以薄伽梵於契經中
說近住律儀唯一晝夜故於如是義
應共尋思為佛正觀一晝夜後理無
容起近住律儀故於經中說一晝夜
為觀所化根難調者且應授與一晝
夜戒依何理教作如是言過此戒生
不違理故毘婆沙者作如是言曾無

與經說過晝夜有別受得近住律儀
是故我宗不許斯義徐何邊際得不
律儀頌曰
惡戒無晝夜 謂非如善受
論曰要期盡壽造諸惡業得不律儀
非一晝夜如近住戒所以者何謂此
非如善戒受故謂必無有立限對師
受不律儀如近住戒我一晝夜定受
不律儀此是者人所訶猒業故若尒
亦無有立限對師我乃至命終定受
惡戒勿盡形壽得不律儀雖無對師
要期盡壽作諸惡業由起畢竟壞善
意樂得不律儀非起暫時壞善意樂
無師令彼得不律儀故不律儀無一
晝夜然近住戒由現對師要期受力
雖無畢竟壞惡意樂而得律儀設有
對師要期暫受不律儀者亦必應得
然未曾見故不立有經部師說如善
律儀無別實物名為無表此不律儀
亦應非實即欲造惡不善意樂相續
不捨名不律儀由此後時善心雖起
而名成就不律儀者以不捨此阿世
耶故說一晝夜近住律儀欲正受時

言如何受頌曰
近住於晨旦 下座從師受 隨教說具支
離嚴飾晝夜
論曰近住律儀於晨旦受謂受此戒
要日出時此戒要經一晝夜故諸有
先作如是要期謂我恒於月八日等
必當受此近住律儀若旦有礙緣齋
竟亦得受言下座者謂在師前居卑
劣座或蹲或跪曲躬合掌唯除有病
若不恭敬不發律儀此必從師無容
自受以後若遇諸犯戒緣由愧戒師
能不違犯受此戒者應隨師教受者
後說勿前勿俱如是方成從師教受
異此授受二俱不成具受八支方成
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受此律儀
必離嚴飾憍逸處故常嚴身具不必
須捨緣彼不能生甚憍逸如新異故
受此律儀必須晝夜謂至明旦日初
出時若不如斯依法受者但生妙行
不得律儀又若如斯盡晝夜受具制
罰獵對益有情近住律儀深成有用
言近住者謂此律儀近阿羅漢住以
隨學彼故有說此近盡壽戒住如是

律儀或名長養長養淨少善根有情
令其善根漸增多故如有頌言
由此能長養　自他善淨心　是故薄伽梵
說此名長養
何緣受此必具八支頌曰
戒不逸禁支　四一三如次　為防諸性罪
失念及憍逸
論曰八中前四是尸羅支謂離殺生
至虛誑語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有
一種是不放逸支謂離飲諸酒生放
逸處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則心放逸
犯尸羅故後有三種是禁約支謂離
塗飾香鬘乃至食非時食以能隨順
猒離心故何緣具受如是三支若不
具支便不能離性罪失念憍逸過失
謂初離殺至虛誑語能防性罪離貪
瞋癡所起殺等諸惡業故次離飲酒
能防失念以飲酒時能令忘失應不
應作諸事業故後離三種能防憍逸
以若受用種種香鬘高廣牀座習近
歌舞心便憍舉尋即毀戒由遠彼故
心便離憍若有能持依時食者以能
遮止恒食時故便憶自受近住律儀

能於世間深生猒離若非時食二事
俱無數食能令心縱逸故有餘師說
離非時食名為齋體餘有八離說名
齋支塗飾香鬘舞歌觀聽分為二故
若作此執便違契經經中說離非時
食已便作是說此第八支我今隨聖
阿羅漢學隨行隨作若尒有何別齋
體而說此八名齋支揔摽齋号別說
為支以別成揔得支名故如車衆分
及四支軍五支散等齋戒八支應知
亦尒毗婆沙師作如是說離非時食
是齋亦齋支所餘七支是齋支非齋
如正見是道亦道支餘七支是道支
非道擇法覺是覺亦覺支餘六支是
覺支非覺三摩地是靜慮亦靜慮支
所餘支是靜慮支非靜慮如是所說
不應正理不可正見等即正見等支
若謂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
則初刹那聖道等應不具有八支學
為唯近事得受近住為餘亦有受近
住耶頌曰
近住餘亦有　不受三歸無
論曰諸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

歸依三寶說三歸已受近住戒彼亦
受得近住律儀異此則無除不知者
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
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
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
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
為但受三歸即成近事外國諸師說
唯此即成迦濕弥羅國諸論師言離
近事律儀則非近事若尒應與此經
相違此不相違已發戒故何時發戒
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
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尒時
即發近事律儀稱近事等言便發律
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時乃至命終
捨生言故此經意說捨殺生等略去
殺等但說捨生故於前時已得五戒
彼雖已得近事律儀為令了知所應
學處故復為說離殺生等五種戒相
令識堅持如得苾芻具足戒已說重
學處令識堅持勤策亦然此亦應尒
是故近事必具律儀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謂約能持說
論曰若諸近事皆具律儀何緣世尊
言有四種一能學一分二能學少分
三能學多分四能學滿分謂約能持
故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說能學言
不尒應言受一分等理實約受等具
律儀以具律儀故名近事如是所執
違越契經如何違經謂無經說自稱
我是近事等言便發五戒此經不說
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言故經如
何說如大名經唯此經中說近事相
餘經不尒故違越經然餘經說我從
今時乃至命終捨生歸淨是歸三寶
發誠信言此中顯示以見諦者由得
證淨舉命自要表於正法深懷愛重
乃至為救自生命緣終不捨於如來
正法非彼為欲說近事相故說如是
捨生等言設說亦非分明理教誰能
准此不明了文便信前時已發五戒
又約持犯戒說學一分等尚不應問
況應為答誰有已解近事律儀必具
五支而不能解於所學處持一非餘
乃至具持名一分等由彼未解近事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四
律儀受量少多故應請問凡有幾種
鄔波索迦能學學處咨言有四鄔波
索迦謂能學一分等猶未能了復問
何名能學一分乃至廣說若闕律儀
得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應成彼既
不成此亦應介何緣近事乃至苾芻
所受律儀支量定介由佛教力施設
故然若介何緣不許由佛教力施設
雖闕律儀而名近事非苾芻等迦濕
弥羅國毗婆沙師不許闕律儀得成
近事此近事等一切律儀由何得成
下中上品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律儀皆隨受
心有下中上品由如是理諸阿羅漢
或有成就下品律儀然諸異生或成
上品為有但受近事律儀不受三歸
成近事不不成近事除有不知諸有
歸依佛法僧者為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歸依佛者謂但歸依能成佛無
學法由彼勝故身得佛名或由得彼

[illegible]

法佛能覺一切何等名為佛無學法
謂盡智等及彼隨行非色等身前後
等故為歸一佛一切佛耶理實應言
歸一切佛以諸佛道相无異故歸依
僧者謂通歸依諸能成僧學无學法
由得彼故僧成八種補特伽羅不可
破故為歸一佛僧一切佛僧耶理實
通歸一切佛僧以諸僧道相無異故
然契經說當来有僧汝應歸者彼經
但為顯示當来現見僧寶歸依法者
謂歸涅槃此涅槃言唯顯擇滅自他
相續煩惱及苦寂滅一相故通歸依
若唯無學法即是佛者如何於佛所
惡心出血但損生身成無間罪毗婆
沙者作是釋言壞彼所依彼隨壞故
然尋本論不見有言唯無學法即名
為佛但言無學法能成於佛既不遮
佛體亦攝依身故於此中不容前難
若異此者應佛與僧住世俗心非僧
非佛又應唯執成苾蒭戒即是苾蒭
然如有欲供養苾蒭者彼唯供養成
苾蒭尸羅如是有欲歸依佛者亦應
但歸成佛無學法有餘師說歸依佛

者摠歸依如來十八不共法此能歸
依何法為體語表為體如是歸依以
何為義救濟為義由彼為依能永解
脫一切苦故如世尊言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叢林
孤樹制多等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是故歸依普於一切受律儀處為方
便門何緣世尊於餘律儀處立離非
梵行為其所學唯於近事一律儀中
但制令其離欲邪行頌曰
邪行最可訶　易離得不作
論曰唯欲邪行世極訶責以能侵毀
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又欲
邪行易遠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
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不能長時
修學故不制彼離非梵行又諸聖者
於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
聖者亦不行故離非梵行則不如是

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為制立離欲
邪行勿經生聖者犯近事律儀不治
律儀謂定不作諸有先受近事律儀
後娶妻妾於彼妻妾先受戒時得律
儀不理實應得勿但於一分得別解
律儀若尒云何後非犯戒頌曰
得律儀如誓　非揔於相續
論曰如本受誓而得律儀本受誓云
何謂離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
言我皆當離非梵行由此普於有情
相續唯得離欲邪行戒非離非梵行
律儀故後納妻妾非毀犯前戒何緣
但制離虛誑語非離閒語等為近事
律儀亦由前說三種因故謂虛誑語
最可訶故諸在家者易違離故一切
聖者得不作故復有別因頌曰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撿問時若開虛誑
語便言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
故佛為欲令彼堅持於一切律儀制
離虛誑語云何令彼若犯戒時便自
發露能防後犯復以何緣不於遠離
遮罪建立近事律儀謂言此中不離

遮罪離何遮罪謂離飲酒何緣於彼
諸遮罪中不制離餘唯遮飲酒頌曰
遮中唯離酒　為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
諸餘律儀故為護餘令離飲酒寧知
飲酒遮罪攝耶由此中無性罪相故
以諸性罪唯染心行為療病時雖飲
諸酒不為醉亂能無染心豈不先知
酒能醉亂而故欲飲即是染心此非
染心由自知量為療病故分限而飲
不令醉亂故非染心諸持律者言飲
酒是性罪如彼尊者鄔波離言我當
如何供給病者世尊告曰唯除性罪
餘隨所應皆可供給然有染疾釋種
須酒世尊不開彼飲酒故又契經說
諸有苾芻稱我為師不應飲酒乃至
極少如一茅端所霑酒量亦不應飲
故知飲酒是性罪攝又諸聖者雖易
多生亦不犯故如殺生等又經說是
身惡行故對法諸師言非性罪然為
病者總開遮戒復於異時遮飲酒者
為防因此犯性罪故又令醉亂量無
定限故遮乃至飲茅端所霑量又一

切聖皆不飲者以諸聖者具慚著故
飲酒能令失正念故乃至少分亦不
飲者以如毒藥量無定故又經說是
身惡行者酒是一切放逸處故由是
獨立放逸處名餘不立此名皆是性
罪故然說數習隨墮惡趣者顯數飲酒
能令身中諸不善法相續轉故又能
引發惡趣業故或能令彼轉增盛故
如契經說窣羅迷麗耶末陁放逸處
依何義說醞食成酒名為窣羅醞餘
物所成名迷麗耶酒即前二酒未熟
已壞不能令醉不名末陁若令醉時
名末陁酒簡無用位重立此名然以
檳榔及稗子等亦能令醉為簡彼故
須說窣羅迷麗耶酒雖是遮罪而令
放逸廣造衆惡為令鄙重遮斷故說
放逸處言酒是放逸所依處故
說一切有部俱舍論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